

我的革命引路人陈展(1) ◆ 王火



■ 建国初期的军代表陈展

王火, 原名王洪涛。1924年生于上海。抗战胜利后, 采访南京大屠杀以及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建国后, 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与人》, 先后获郭沫若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期)

堂兄介绍我认识陈展

我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认识陈展的, 正因为认识了他, 才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展是我堂兄王洪涛(王东生)介绍我认识的。当时, 洪泽在大后方重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去看望他, 见他正同一个朋友在房里谈话。这是一个脸色黝黑、戴眼镜的中年人, 一头浓发梳着分头, 脸上常露笑意, 皮肤粗糙, 刮光的络腮胡成片泛着青光, 中等个儿, 穿套半日的紫蓝色西北羊毛粗纺的中山装。他两只眼瞪着看人时, 显得有点神经质, 是一种警惕、机敏的表示。洪泽说陈展是跑西北做生意的, 并告诉陈展,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爱写文章。见我来了, 陈展不久就走了。他走后, 洪泽

悄悄告诉我:“陈展表面上说是商人, 其实肯定是共产党, 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我问:“你怎么认识陈展的?”洪泽说:“战前我们在南通上中学时同过学, 陈展曾是共产党的中学支部书记, 还担任过共青团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被通缉过, 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巡视员, 但我们多年不见了。陈展这人很神秘, 战前被捕过, 国民党将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又关在苏州反省院, 用种种酷刑。抗战爆发后, 才释放了他。前不久, 偶然在路上遇到他, 才知道他在做生意, 但他不是个真商人……”

洪泽当时思想比较进步, 能写很美很好的诗。我这时刚考取复旦新闻系, 校址在北碚。这次在他那里认识陈展后, 我绝没想到新认识的这个人竟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我进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攻读时, 从一年级起就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有的文章可能被陈展看到过。有一天, 陈展竟出现在夏坝我的宿舍门前了! 他说是来看望一个朋友顺便来见见我的, 约我在嘉陵江边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我陪他喝茶, 又陪他在江边散步。他问我家里的情况以及在学校的状况, 我感到他像一个大哥似的很关心我。从这以后, 他间隔一段时日总会来看我一次, 同我在茶馆里喝茶或陪我在小饭店里吃饭。我们谈得很投机, 时局、形势、中国的前途, 什么都说, 渐渐有了交情。

此后不久, 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为的文章, 题为《孰令为之》, 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去。陈展看到了。几天以后, 他来到我处, 我以为他会夸我写

得很好, 谁知他竟劝我不要太傻, 说:“特务厉害得很, 你不要赤膊上阵, 要注意安全。”

一次神秘的旅行

1946年2月里的一天, 陈展突然又来夏坝找我了。我们在江边散步时, 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 也给我一个惊喜, 完全出乎我意料。

当时, 抗战胜利, 谁都想回到下江去与亲人团聚。但交通不便, 水路、陆路和空中都只能慢慢吞吞回去极少数的人。我做梦也想着早日回江南, 到南京和上海去同母亲和妹妹们团聚。他说:“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和我一同坐飞机回沪宁。我们先到上海, 再去南京, 你在这两地都有熟人, 在南京你家还有房子。你知道, 《新华日报》想在南京出报, 需要找房子, 你家的房子希望能租给报馆用。我同你一起去, 以后有你这个好朋友, 可以将你家做个落脚点。你看行吗?”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他并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 但实际已经把这点巧妙地挑明了。我斟酌了一下说:“你信任我, 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但现在不是假期, 我离校陪你到这么远的下江去, 要是被学校发现, 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陈展说:“不要紧的, 我们是秘密走的! 到了那里, 把事办完了你就回来, 我负责让你仍坐美军飞机回来!”我问:“如果去, 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就走, 但一切都要保密。”

真是像做梦一样, 1946年2月20日我跟陈展果然启程了。我们是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上, 陈展给我介绍了一个穿西装的白净中年人祝

华。祝华和陈展当时都是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 祝华还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 他与陈展这次去上海、南京后, 将留在沪宁一带工作。祝华后来就是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办事处处长, 大家叫他“管家馆长”。他对我印象很好, 以后我们时常秘密来往, 直到他奉命撤离。上机时, 我看到一张英文信笺似的机票上说明乘机的是中共代表团人员, 我又发现潘梓年(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华岗等也与我们一同上机。我冒名顶替一个名叫吕文俊的人(至今也不知他是谁), 美军点名后我们上机坐下。我心中更明白陈展的身份了。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飞行, 天黑时抵达上海江湾机场。我带陈展回到上海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家中与母亲及妹妹见面, 并安排陈展住在在家中。第二天, 我和陈展就同祝华在火车站见面, 一同去了南京。

那时, 我的恋爱对象凌凤家在南京, 她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后来我替陈展将户口在南京报在凌家, 在上海报在我家。陈展领到了身份证, 从此就在沪宁一带活动。我在沪宁一带帮陈展办完了事后, 他果然又让我坐美军的飞机飞回了重庆。

军警不允许我见周公馆的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 陈展、祝华等常秘密给我进步书刊阅读。我在上海采访时, 到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去, 可以见到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等同志。祝华有个阶段常常夜间会到成都南路99弄5号我住处来, 叩我楼下厢房的玻璃窗, 我就会开

门让他进来与陈展及我见面。

在那阶段, 陈展有时在上海、南京活动, 有时去苏北。在上海时, 他在静安寺百乐门商场开了个书店作为掩护, 还出了田涛的小说集《恐怖的笑》等书。我把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有选择地给他作了介绍, 便于他活动。有时, 他要我给他做些寄发信件、采购药品等事, 我都不问究竟便去做。有时, 他在旅馆或在沪西工人区居住, 同我约会, 找我帮着做些事情, 我也总准时前往。

多年后, 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 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涛家得到掩护。后来, 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 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王洪涛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 只听到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 王洪涛就知道是祝华来了, 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 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 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 王洪涛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 代我传递信息, 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 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

这里, 陈展的记载有误, 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 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 不是3月5日。此外, 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 曾与陈展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西与母亲合计后, 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钉住的, 我们将螺丝钉拧开, 把文件放进去, 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 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

母亲邵华

毛新宇



母亲毕竟在牢房度过了童年, 见多了敌人的恫吓, 听惯了看守的呵斥。她先是大脑一片空白, 但又迅速清醒了过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找到在西语系学习的妹妹少林, 可人山人海的会场, 有坐的有站的, 找到妹妹谈何容易!

其实, 正在会场认真听讲的少林姨妈, 听到有人指名道姓地诬蔑自己的妈妈和姐姐, 一种不祥之感促使她立即转身挤出了人群。“姐姐怎么办, 姐姐在哪里?”少林姨妈也心急如焚地在人群里寻找着我母亲的身影。说来也巧, 没过几分钟, 姐妹俩意外地走到了一起, 二话不说便拉着手快步脱离了会场向宿舍赶去。

此时, 母亲的心还在怦怦直跳, 但脑子还算转得快: 同学们已经分成两派, 搞不好他们已经动了, 万一被抓住……时间迫在眉睫, 哪容半点犹豫, 母亲说一声“咱赶快回家”, 便头也不回地与妹妹向校门外奔去。

姐妹俩趁着夜色, 摸黑穿过几处果园, 又走了二三站地的样子, 四下张望, 见没有人拦截, 才慌慌张张地登上了公交车。

回到家里, 她们向外婆讲述了北大发生的事情。外婆听了又是震惊又是气愤, 极富斗争精神的她对两个女儿说:“我马上去北大, 他们凭什么说我是叛徒!”

正在外婆要出门时, 门被推开了, 只见少林姨妈的系主任和她的人党介绍人结伴从学校骑自行车赶来了。两人一进门就说:“你们快跑吧, 学校造反派头头领着几十个学生正往你们家赶呢, 嚷着要抄你们的家!”当听说外婆要去学校时, 赶忙摆手:“哎呀, 你千万别去, 去了也说不清, 他们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人们就听他们的, 你去了非得把你打死不可!”

直到今天, 少林姨妈都非常感激她这两位好心肠的老师。当时“叛徒”是人喊打的, 如果外婆真要去, 肯定凶多吉少。“文革”结束后, 母亲才从同学们的口中知道了当时的情况, 因为大家真假难辨, 听到“文革小组”成员骂了母亲, 又看到她们姐妹俩携手逃跑, 便自发地跟踪了一段路程。不过, 大家又觉得这事实不可思议, 邵华怎么可能成为毛主席家里的坏人呢? 再说邵华平时学习工作都很积极, 爱护集体关心同学, 她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21. 人众越聚越多

陈耆老见状, 连忙着人出去关照, 外面果然即刻安静下来。开始问话, 段光清不免锐利。他的本意, 原是要将乡民作乱与公然造反区别开来, 于事于己, 方有转机; 可是现在, 他却又疾言厉色, 一开始就非要将几位村老推到“造反”里面去:“啸聚万民进城, 无法无天! 继而聚众持械, 抗官抗法, 你横泾村果真是造反么?!”几位村老便急急地争辩: 他们没有造反, 也绝不敢造反——县太爷亲来村中问事, 这实在是他们获得救助的最后机会——陈耆老慌忙道:“禀大人……那日实在是为受到外村邀约, 去城里为村民喊冤……”

段光清喝道:“冤与不冤, 官府自有定夺! 你若若冤枉不公, 亦可循级上告——烧衙门挟知府, 不是造反又是什么!”陈耆老立时有气语塞:“大人明鉴……那日实是因人煽惑, 万人集聚, 无法把持……实在并非我等起意。”“煽惑者又是何人?!”村老们面面相觑, 迟疑不言。那日是石山弄的俞能贵起头闹事, 大家都看见, 都晓得的。一位村老又开话头, 赶紧说了那日三村耆老族正守护县库、斥退歹意村民的事情, 以示乡人并不想造反, 众老赶紧一起应和作证。

段光清接着又问:“那自行夺狱、又起头抗法的张潮青, 不是你横泾村的么?”“是、是, 正是本村村民, 只是……”因地保只说叫上几个老者, 所以未曾叫他, 现时他与秀才正往阿育王寺烧香拜菩萨去了。几个老者又七嘴八舌说道, 本来大家商议了要张潮青自去衙门投案, 不料还未成行, 官军来到, 要将陈耆老与张潮青一并捆了去, 众怒之下, 才有了持械抗法之事; 而村民在聚集抗官之时, 对官军也未曾多加伤害的。最后陈耆老怏然说道:“老朽既已为衙门公示缉捕, 我今就随大人去了衙门吧。”

此时段光清已经许地看清了情势。此次鄞县乡民的作乱闹事, 必得予以治理, 然后迅速结案交代。若再调集官军, 虽然终可予以剿灭弭平, 然而于事于己, 均非良策。而衙门的缉捕告示, 列入三村的族正耆老, 如此便驱使乡民抱成一团, 抵抗抗拒, 现今看来, 亦非良策。如此之下, 恐怕需要另加谋略了。

县太爷此行, 虽然仍是咄咄逼人, 但机敏

的乡人村民还是揣摩到了点名堂——这闹事抗法的惊天祸事, 或可得以纾解, 不然它官府接着派兵来杀来剿就是了, 还用得着这么样费事劳神地啰唆么?

村民但见祸事稍得缓解, 即刻各自忙碌起来。咸丰二年的春夏, 宁波平原只在乡民暴乱的隔天下了一场雨, 此后不知因了何种天意, 老天爷就给这一向风调雨顺的宁波连带着浙江一带, 放出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来。看着这天象, 乡人正是心焦呢。

第二天, 地保拿着刚刚由县府送到的簇新告示, 匆匆来到祠堂门前, 在前日被村民撕去的告示旧处, 再又贴上, 那上头写着的是: 着各村乡民知晓, 若未曾参与前日作乱抗法者, 可自行立下字纸, 签下名号, 自行密封, 投交地保县衙, 官府概予酌情论准; 着周祥干、张潮青、俞能贵、付长庚诸犯, 即到县衙公堂投案自首, 不得延误。随着地保的吆喝忙活, 祠堂门前的人众随即越聚越多。

地保看见周祥干与张潮青, 直叫“阿弥陀佛”, 然后赶紧劝说两人去衙门投案说清, 接着又语带煽惑地大声说道:“衙门有话, 若他们几个不去投案, 便是各村的村老族正要去顶罪!”听得此说, 大家顿时陷于愕然困顿。一些乡亲便眼觑着周祥干、张潮青两人, 轻声叹息着, 纷纷说道:“早晓得这样, 不如当时就不去城里闹那一场了。”

周祥干、张潮青听了, 心下又有说不出的滋味。张潮青扯了一下秀才, 两人遂又转入祠堂里面, 一边就听见外面村民议论纷纷。

“具名画押, 真就能脱了干系么?”“原本告示上还有陈耆老与其他两村的父老族正的, 这新的告示中倒未曾提起了。”而最最要紧、议论及附和最多的又是, “那平粮赋、立盐界的事情, 官家既已说了, 到底算不算数呢?”

颌首沉思良久, 周祥干要张潮青去寻些笔墨纸张来, 然后又神色沉稳地说道:“明日我便要去衙门; 不是去投案, 是再去为平粮赋、立盐界的事情, 为民请命, 又替自家的牢狱申冤……至于知县大人他到时候要怎样处置, 便由得他去。”

张潮青听罢一怔, :“我随秀才一起!”

鄞变一八五一

徐姓氏

